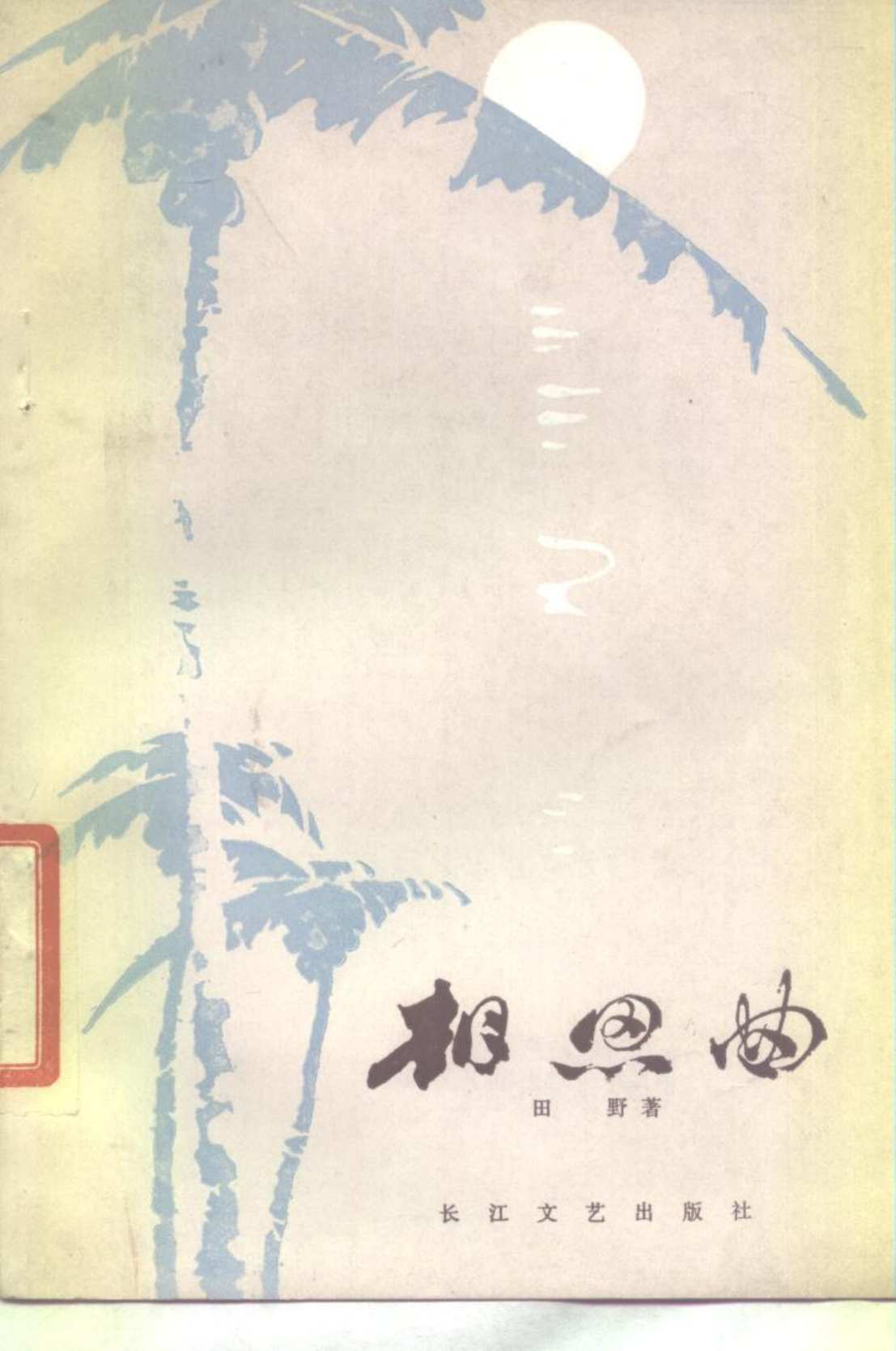




相思曲

田野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朝 旦 曲

田 野 著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台湾人民生活的散文集。它描写了台湾同胞三十年来盼望
归回祖国怀抱、要求实现祖国的统一的事迹，强烈抒发了祖国人民和台湾人民
深深怀念的骨肉之情。作品文笔优美，感情真切，故事新鲜，形象生动，富有
台湾乡土气息。

相 思 曲

田 野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新洲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 1插页 98,000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0

统一书号：10107·186 定价：0.32元

目 录

祖国在呼唤(代序).....	1
吴凤果的故事.....	4
玉山的传说.....	13
鹿港的传说.....	17
相思曲.....	22
老水手和他的小白鸽.....	40
台 风.....	53
杜鹃花开.....	64
母子相会.....	76
白鸟之死.....	94
金合欢的进行曲	105
人 心	115
归 来	120
祖国之恋	123
台湾见闻录	128
火烧岛	131
后 记	144

祖国在呼唤(代序)

一九七九年，
欢乐的元旦，
“每逢佳节倍思亲”——
台湾！祖国在呼唤。

一九七九年，
伟大的转变，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台湾！祖国在呼唤。

春风冉冉，
感人肺腑情意深，
春潮滚滚，
动人心弦向前看。

日月潭热泪盈眶，
阿里山翘首望天，
杜鹃花一夜尽放，
相思树含笑开颜。

岛也盼来陆也盼，

整整盼了三十年；
尝尽黄连分裂苦，
摘遍红豆相思念。

本是千载同根生，
岂能风雨久离散；
同是九亿亲骨肉，
哪能月圆人不圆。

东海再深也有底，
南海再宽也有边；
“爱国一家”架金桥，
把海峡两岸紧相连。

一条条渠道一条条血管，
一重重关系一重重血缘；
母亲在呼唤迷途的羔羊，
妻子在呼唤离群的大雁。

故乡在呼唤少小离家的游子，
同行在呼唤报国无门的伙伴；
老朋友在呼唤心事重重的老朋友，
新青年在呼唤搓着双手的新青年。

台湾！归来吧台湾！
祖国在呼唤——

用中华民族的大义，
用社会主义的春天。

台湾！归来吧台湾！
祖国在呼唤——
用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
用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

台湾！归来吧台湾！
祖国在呼唤——
用人心所向的洪流，
用大势所趋的巨澜。

台湾！归来吧台湾！
祖国在呼唤——
用总动员的嘹亮的号角，
用新长征的激越的鼓点。

台湾！归来吧台湾！
祖国在呼唤——
请在五星红旗下集合，
请在天安门广场联欢。

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出发，
伟大的、亲爱的祖国正在向前，
欢迎你，赶快入列——
我们的、我们的台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吴凤果的故事

台湾，祖国的热带的果园。

只要写下这些美丽的水果的名字，就是一幅色彩鲜艳的静物画，就是一首风味浓郁的乡土诗：

台中的金蕉，台南的凤梨；麻豆的文旦，员林的柑桔；屏东的木瓜、芒果，新营的龙眼、荔枝……

但是，在台湾，还有一种更美丽的果子。也许，现在，你从植物学的著作中，还找不到它的名字。它，红得象珊瑚；它，甜得象蜜汁。台湾同胞给它命名叫“吴凤果”，因为，它包含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民族团结的故事。

说的是，我们老祖宗的时代。

那些从大陆迁来台湾的汉族兄弟，和早先到达这里定居的高山族同胞，为了开发祖国的这个宝岛，他们，胼手胝足，披荆斩棘，汗流在一起，血也流在一起。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但是，正如那同一条藤上开放的红花和白花，它们的根却是一个，他们的心也不是两颗。

山下是汉族的村子，山上是高山族的部落。他们，共同劳动，和睦相处。过新年的时候，山上的同胞到山下来作客，用小杯饮着汉族的香茶；举行丰收祭的时候，山下的同胞到山上来观礼，用大碗喝着高山族的米酒。

好多好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当然，牙齿和舌头，有时也会打架的。

有一年，天大旱，九九八十一天没有下过一滴雨。山涧干涸了，山溪断流了，绿色的禾苗枯萎了，黑色的泥土龟裂了。

人们的心里象火烧一样地焦急：水，水，水！

为了争夺一片水源，不幸啊，山上和山下反目了，翻脸了，动手了，拚命了。

这片水源，是一座天然的山塘。它位于山下的周厝村和山上的目加社之间，多少年来就是这两个民族的公共财产。

在这片水源的旁边，有一棵参天的大树。它魁伟的躯干，浓密的枝叶，显得是如此威武而又正直；它绚烂的花朵，丰盛的果实，又显得是如此庄严而又美丽。谁也不知道它有多少年纪，谁也说不出口它叫什么名字；但是，住在这里的高山族和汉族的同胞，都怀着一种虔诚的敬畏的心情，称呼这棵大树：“神木”。

神木作证：就为了争夺这片水源，两个兄弟民族，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械斗。山下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山上的妻子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神木作证：就为了争夺这片水源，两个兄弟民族，结下了深仇大恨，成了冤家对头。黑夜不敢单身出门，白天也要结伴上路。

神木作证：就为了争夺这片水源，富饶的田园被荒芜了，宝贵的森林被焚毁了。山下的炊烟越来越冷落，山上的歌声越来越凄凉了。

最后的结局，是双方告到官里。先是状子堆得有尺把高，

后来是银子堆得有石把重。官司打了一年又一年，山上的目加社败了诉，而山下的周厝村却输了理，这片公共的水源，被贪官判给汉族人独占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被损害、受压制的高山族人，口里不服，心里更不平，他们的头人，在从大牢里出来之后，忍无可忍，怒上加怒，为了报仇，为了泄忿，他在目加社立下了这么一条可怕而又可悲的“打冤家”的“风俗”：规定每年大树开花的季节，一定要杀死一个汉人，割取头颅，祭祀神木，祈祷丰收，保佑平安。他们把这叫做“出草”式。

于是，每当大树开花的日子，这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就成了最恐怖的时候。

民族的冤仇越结越深……

人们是多么盼望着能过那和平的生活啊！

同时，人们又是多么盼望着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啊！

但是，这个矛盾却一直不能解决。

因为，当时派到这个山区来担任地方官的，出于统治的利益，他们，一方面需要“分而治之”：“坐山观虎斗”，袖手乐悠悠；一方面也便于“分而受之”：“衙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

官已经换了几任了，“天下乌鸦一般黑”，洒向人间都是怨。

但是，也有例外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就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清官”、“循吏”，他们至今仍然活在人民群众的传说之中。——吴凤，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台湾，人们传说：吴凤是个胖子。他来上任的时候，轿子只能抬到山脚。路很陡，天气又热，他一面爬坡，一面

不住地脱下那堂皇而累赘的朝冠朝服，脱了一件又一件，脱了一层又一层，最后是戴着一顶斗笠、打着一双赤脚上山的……

在台湾，人们还传说：吴凤接印的那天，山下周厝村的族长和山上目加社的头人，都悄悄地分别给他送来了一封雪花银子的见面礼。他又是有意又似无意地、把山下的那封银子退还给了山上，把山上的那封银子退还给了山下……

在台湾，人们还传说：吴凤为了解决水的纠纷，在老塘的旁边，挖了一口新塘。两塘隔树相望，一东一西，滔滔不绝的地下水源，象珍珠串线，日夜涌流；象并蒂开花，东西映照；天旱不竭，天雨不溢。吴凤在两塘的中间，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两行大字：“双眼塘 同心泉”。

这样的传说还有很多很多。有人说，从山下到山上的那条石板路，是吴凤当年修的；有人说，横跨浊水溪的那座铁索桥，是吴凤当年建的。也有人说，如今驰名全国、远销各地的台草席子，当年就是吴凤为了利用山区的自然资源，而发起编织的，因为他在大陆的家乡，就是个出产龙须草席的地方；但是，也有人说，那是因为吴凤“胖子最怕热，草席离不得”。

在吴凤的调解下，水的争端是解决了。

但是，两个民族之间，多年积下的冤仇，往往会比那些具体的问题，在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上，要存在得更为长久。

第二年的春天，大树开花了。目加社的头人，来向吴凤请求，要下山“出草”。他们说，这是祖先传下的老规矩，要改除非日出西。吴凤对他们要杀汉人的请求，温言开导，没有批准。这一个春天总算平安地过去了。

第三年的春天，大树开花了。目加社的头人，带着他的左右，又来向吴凤请求，要下山“出草”。他们说，这是神明降下的旨意，不照办就会灾祸临头。吴凤对他们要杀汉人的请求，严词拒绝，还是没有答应。这一个春天也算平安地过去了。

但是，不幸啊，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出现了一次强烈的台风，曾经给这个山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于是，到了第四年的春天，大树又开花了。这一次，目加社的头人，带着全社的男女老幼，头顶香纸，手捧香火，齐整整地跪在大堂门口，来向吴凤请求，一定要下山“出草”。迷信和狂热，使这些善良而糊涂的高山人，已经失掉了自己的理智。他们的要杀汉人的请求，是再也禁止不住的了。

吴凤愁肠百结，心乱如麻，绕室彷徨，苦思无计。三天三夜，门外请愿的群众不散，吴凤也一刻没有合眼。

这时，风声传出，人心惶惶，不知道这个灾难，会落在谁的头上？山下的周厝村，在族长的鼓动下，也正在磨刀造箭，准备厮杀。两个兄弟民族，旧日分裂的伤痕，尚未完全愈合，一场新的“打冤家”的械斗，眼看又要爆发了。

怎么办？怎么办！

正是在这危急的时刻，紧张的关头，吴凤却反而平静了。他传令升堂，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决定。你看他，起身离座，亲手扶起跪在堂下的高山族的男女老幼，对那目加社的头人开言说道：

“好吧！明日清晨，在那水塘之旁，大树之下，有个身着红袍的男子，此人得罪了皇天后土，对不住列祖列宗，为了这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祈祷丰收，保佑平安，你们，可以

把这个汉人，开刀杀死！但是，本官今日有言在先，你们也须永远铭记在心：下山‘出草’，只此一次，杀人犯法，下不为例。去吧！”

目加社的头人，带着男女老幼，欢天喜地而去了。

次日清晨，太阳还未从东山升起，白雾还笼罩着丛林，目加社的头人，已经带着十名最强悍的武士，埋伏在那水塘的周围，大树的附近。他们弓上弦，刀出鞘，早已红了眼睛横了心，只等着那个不知道姓名的汉人，前来送死了。

山好静。静得有些寂寞，又有些神秘。

只有那阵阵山风，吹得丛林沙沙作响，吹得大树呼呼有声。

从远处的山谷，偶而传来了斑鸠的呼唤。已经是第一季的稻谷登场，第二造的水田插秧的时候了，但是，山下却看不见人影，山上也听不见歌声！

白雾正在慢慢地消散。

到处可以看见用钉木和刺篱夹成的防备袭击的路障。提心吊胆的一天，又开始了。

这时，从那蜿蜒曲折的山头小路上，果然走来了一个身着红袍的汉人男子。

他走得那么步履从容，而又如此神态安祥。他，一面走，一面看，好象是个第一次进山的客人，又好象是个即将远行的游子，显得是那么的津津有味，而又如此的依依难舍。

他走近大树的前面了。大树把头低着。

他绕着两眼水塘转了一圈。水塘的两眼泪汪汪的。

他又走到石碑的前面，好象在诵读那碑上刻写的文字。于是，石碑肃然而立。

然后，他又举头四顾，若有所思：

山下是块块相接的稻田，山上是丘丘相连的果园。这是两个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劳动之中，合力写下的诗篇，同心绘出的画卷。这是两个兄弟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也是最珍贵的遗言。

太阳出来了，照得青山更加妩媚，照得水塘更加明亮，照得大树更加葱茏，照得石碑更加闪闪发光，也照得他身上穿着的那件美丽的红袍，更加鲜艳了。

面对着这无限风光，大好河山，他象一个行吟的诗人一样，不觉轻轻地发出了一声欣慰的感叹……

而不料回答他的，却是一阵惊心动魄的呐喊：

“呜……噜……！”

紧接着，象一股旋风似的，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无知而又无情的“刺客”，立即从草莽间跳跃而出，向猎获物蜂涌而前，引弓举刀，连射带砍。

身着红袍的汉人男子，立即被杀死在水塘之旁，大树之下了。

杀人者正要割下这个男子的头颅，忽然之间，他们发现，死者不是别人，乃是他们心中所最敬重的吴凤！

真是天旋地转，目瞪口呆。

刹时之间，可怕的沉默，然后是，可怕的号哭。但是，迟了！迟了啊！

目加社的头人和他的十个武士，丢刀弃弓，捶胸顿脚，扑通一声，双膝跪下，两手前伏，以头触地。他们无限悲痛而又无比悔恨地喊着“吴——凤！”

山风吹动大树，哗哗作响。那远处山谷中传来的一声长

一声短的斑鸠的呼唤，好象也在深情地喊着“吴——凤！”

消息传到山上山下，高山族和汉族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俯伏列拜，泪落如雨。不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在喊着一个名字：“吴——凤！”

目加社的头人和周厝村的族长，相对无言。他们从东西两面膝行而前，在吴风的身边会合了。他们含泪解开了吴风的染着鲜血的红袍，于是看见了写在那件红袍襟上的两行文字：

手掌手背都是肉

冤仇宜解不宜结

这两位曾经是各不相容的对头，一下子拥抱在一起了。

周厝村的族长，用自己的手轻轻地拍着对方的肩膀，而目加社的头人，则把自己白发苍苍的脑袋紧紧地贴在那位长者的胸前。

这时，所有在场的汉族和高山族的同胞，也都激动而又热烈地互相拥抱了。

团结！团结！两个曾经被分裂的兄弟民族，在这永远难忘的时刻，在这永远难忘的地方，在这永远值得纪念的为促进民族团结而献出自己生命者的灵前，和解了！

他们，用双手捧起一把一把的泥土，在水塘之旁，大树之下，给吴凤垒起了一座坟墓。山风徐来，落英缤纷，象红雨一样洒在吴凤的坟头，洒在人们的心上……

他们，在吴凤的坟前，双方交换信物，歃血为盟：

花开花落，兄弟同心；

天长地久，生死不分。

他们，把两个兄弟民族共同生活的这座山，命名“合欢

山”。

他们，把两个兄弟民族共同崇拜的这棵神木，命名“吴凤树”。

于是，他们，也就把这棵大树结的红得象珊瑚、甜得象蜜汁的果子，命名叫“吴凤果”。

多少年过去了。台湾，曾经历了侵略者的占领，又经历了分裂者的统治。但是，多少年来，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的同胞，始终团结一致，亲密无间，汗流在一起，血也流在一起，为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宝岛，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还和祖国的各个兄弟民族，团结在一起，同心协力，为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正在作出自己的贡献。

吴凤果，永远红得象珊瑚，甜得象蜜汁。

吴凤果的故事，也永远流传在台湾人民中间。

一九七九年二月

玉山的传说

秋天，在热带的台湾，是一个最美好的季节。

海是水平面，天象抛物线，上蓝下也蓝，白云接白帆。

太阳还是那么明亮，但是，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已经不需要从早到晚再戴上斗笠了。休息的时候，男人们也宁肯躺在草地上，而不愿坐在树荫里；妇女们则一面晒着日头，一面奶着孩子。

相思木的花开了，金合欢的花开了，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儿也都开放了。那定期旅行的候鸟——燕子，这时，也从祖国大陆，千里迢迢，又飞回台湾来了。

正因为，燕子，是来自亲爱的祖国，台湾同胞，对它，也就怀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称呼燕子叫“幸福鸟”。

台湾的孩子们，是喜欢捉鸟的。他们善于射杀林间的斑鸠，或是网捕草上的画眉。但是，对于燕子，他们却从来就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不去伤害它们。而且，为了保证那在自己家里定居的燕子的安全，他们，还象猎人一样，从屋檐到墙角，到处搜寻着一条又一条的热带毒蛇，把它打死。

传说有年秋天，那从祖国飞来的一对小燕子，正在台湾一家农舍的梁上筑巢。它们嘴里衔着一点一点的泥土，穿窗越户，飞进飞出。

这家的夫人都到田里劳动去了，只有一个十岁的孩子，